

四庫全書

集部

# 午亭文編卷二十三

大學士陳廷敬撰

## 雜著

### 家氏鉉翁原夏正辨

春秋自左氏言周正歷戰國秦及漢諸儒以專經名家至魏晉隋唐五代之季千七八百年並無異義焉中間惟穀梁解烝祭曰烝冬祭春興之志不時也似以春為

建寅之月亦未顯言之陸淳氏祖述啖趙氏始往往習攻左氏務與為異然亦未有夏正之説也逮宋儒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説於是劉敞氏胡安國氏陳傅良氏諸人競為新意顓信已見不顧聖經而夏正之説紛然至不可窮詰矣家氏鉉翁為原夏正張皇其辭後之附會者若程端學氏俞臯氏衆矣然亦時相牴牾不能自守其説大抵家氏為尤辨有害經意今撟採諸家説與左氏同者而裁以己意與辨之家氏曰寅卯辰

為春寅為歲首此百王不易之正也虞夏而上春首寅歲首寅天時王正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為歲首周人復以建子為歲首而百王之正與二代之歲首始判為二夫子行夏之時欲正與時皆以寅為首革二代之歲首而從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平日之志故筆之於春秋曰元年春又曰王正月春之下著正以見天時在是王正在是垂萬世不刋之法也又曰周雖建子為歲首不過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而所以揆時授功者夏時

夏正也彼謂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也彼謂變易四時以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歲首者特以發號施令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而正月不可改也愚按歲首者歲之首一月也孔子謂行夏之時不謂行夏之歲首春夏秋冬謂之時若商周止以丑子月為歲首而不以為春是本不改時也既不改時是時仍夏之時也孔子又何必曰行夏之時乎若不過以歲首發

號施令而已春夏秋冬十二月次一無改易則是所闕於政治得失之數天時人事後先緩急之宜尤非其最要者而孔子必曰行夏之時不太鄭重矣乎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如家氏之說則此正月是夏之正月既以其時布治於邦國都鄙矣而所謂歲首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者其又所發者何號所施者何令乎號令之大者無過於治象之法今既以夏正月布之於

邦國都鄙矣則是歳首更無號令之發施泯然都無所事而周人姑為此無用之虛名而已無用之虛名周人何所取焉孔子何必欲正焉周禮小宰正歳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鄭康成注云正歳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葢周建子之月既布治於邦國都鄙而於建寅之正歳小宰乃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是正月者周正月正歳者夏正月也家氏豈知此義乎又按張氏洽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

統為天統盖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又按曹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言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

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歳斗建為歴數之序齊王芳復用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月於此益知魏承漢後改時改月漢有定制傳之自古魏人知之最明故踵而行之初不以為異也後人以史記漢冬十月為不改時月之證若漢初不改時月魏有司何縁得請以建丑之月為正而魏之君臣頗皆渉學慕古又何縁定歴改年以三月為孟夏四月乎家氏不徵信於古而以

耳食之説逞其臆見可謂愚而自用者矣家氏曰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於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為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按趙氏汸云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

言曰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曁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附會不合於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棨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

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

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説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家氏曰臨卦之彖辭曰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臨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而言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以臨觀相為反對云爾是時商人

以丑為歲首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商家月次不易之明證也按張氏以寧云本義之說以八月為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又謂此為建酉之八月為觀亦臨之反對兩從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彖曰八月

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二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象自復數起為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遯為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為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為商正之

八月也於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遯猶有厲而觀絕無凶也而況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為明白令若以為遯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爻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

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孔氏從漢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陸山李氏舜臣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臨於月為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令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為萬世戒其意微矣愚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愚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焉家氏

曰周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武成一月旁死魄一月者建寅之正月也春大會於孟津者夏時孟春建寅之月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先儒謂商人建丑為歲首故避正之名而謂之一月理或然也孔氏乃以一月為建子之月其意以為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者不過更其歲首春夏秋冬可得而變易乎十二月次可得而紊乎按漢書律歷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

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歴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蓋志謂戊子者夏正亥十月之戊子而明言殷十一月後三日辛卯朔者夏正之子十一月商正之十二月而明言周正月戊子至戊午三十一日明日己未冬至周正月之二十九

日夏正之十一月也冬至以十一月周以冬至子月為正月又何疑乎又按律歷志引周書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同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云粵若來三月既死霸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已丑晦明日閏月

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已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云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月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月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志所引書顔師古以為今文尚書而孔穎達謂偽書然其日月與今泰誓武成同而皆以一月為周之正月家氏未之詳考而直以謂夏時孟春建寅之月其謬甚矣張氏以寧辨此最詳而又引書所言與周正合者甚衆如金縢秋

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云云歲則大熟謂豳風夏正云八月其穫則此云秋者周正七月也八月雷收聲雷電以風為七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指十月也何以知其為十月豳風七月之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朱子集傳以為自田而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禾稼總五穀而言也五穀皆熟為有年故書之曰歲則大熟猶春秋並書麥禾也禾該五穀而言也五穀咸不熟為饑歲故書之曰冬大無麥禾蓋周以十一

月為歳首十月為歳終會計歳事皆於十月以是知其為十月也此篇春秋不書月以七月於夏周皆秋無傒乎書月春秋書冬不書月以十月於夏商皆冬亦無傒乎書月也然則此篇之秋大𤘩亦周時也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云云越

三日丁巳云云越七日甲子云云謂此言周之三月為農時是夏之正月也則二月既望為夏之十二月也與小明詩二月初吉同也二月不繫之時者二月於周非春也洛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舊脫簡在康誥先儒定為洛誥文今從之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謂律歷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

作冊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周以十一月改正月為歲首故曰烝祭歲孔說是也冬祭曰烝此月烝祭者趙匡曰四時之祭皆夏時也篇首惟三月夏之正月也不繫之時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多方篇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謂二篇皆周月也多方五月不繫之夏者五月於周非夏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云云越翼日乙丑云云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云云謂金縢書時

不言月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書月日不書時蓋周以子月爲正於夏正有兩月之不同夏正自前代行於民間已久而正月正歲又自有參差之不齊故於時月日之書皆不相繫以一臣民之耳目視聽使之不惑此周一代書法也厥後魯公費誓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猶周之書法見魯用周正朔也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謂漢律歷志言康王十二

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注曰逸書篇名漢儒未曾見今畢命也今畢命篇首年月日皆備與周史官書法見於伏生口受者異非特文章體製氣象之不同此所以為孔壁後出之書也以上並因凡張氏原文此皆家氏所未能及故備録焉至所謂春秋冬夏不可得而易十二月次不可得而紊誠有是理矣然使春秋冬夏果不易十二月次果不紊則夫子亦無為貴行夏

之時矣按黄氏澤云商周本是錯改時錯改月但學者
不肯為商周認錯若肯為商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
矣家氏曰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夏時也小雅
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詩與周頌臣工維莫之春
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侯助祭及莫春遣之歸國
告戒之辭也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
年將受厥明言莫春則當治耕作之事年麥將熟可以
受上帝之明賜夫年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

也而鄭氏箋詩乃指周之暮春為夏之孟夏則四時為之易位其舛豈不甚乎按豳風之詩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也后稷虞夏之際封於邰及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今作詩追述前烈而記以先代之時月豈得取以為周因夏時之證乎況詩所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則又明言周正矣一之日毛氏所謂十之餘蓋十又一月建子之月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建丑之月周之二月也三之日建

寅之月周之三月也四之日建卯之月周之四月也若謂周不改月數何得有此一二三四月之名乎既以建子為一月而又有二三四月之名則不得仍以子為十一月丑為十二月寅為正月卯為二月矣此乃事理之顯然無足深辨者而家氏不察何與北伐之詩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按張氏以寧云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玁狁入冦時也四月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按張氏以寧云周之

四月夏二月也春秋王正月朱子以為周改正月為春則此二月為夏矣周之六月夏四月也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詩曰我徂惟求定曰我徂東山曰自我徂矣三歲食貧曰我征徂西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皆自此往彼之辭今若以徂暑為暑往則豳風夏正之七月大火始西流而暑猶未退不可以為夏六月而暑已往也以為暑自此而往則夏六月為季夏非暑自此而往於盛也進退兩無所當故知此詩周月也朱

子集傳曰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也禮記月令曰孟秋涼風至天地始肅漢書律歷志曰陰氣夸當傷之物夷則位於申在七月則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指夏七月也孟子曰秋陽以暴之集注曰秋日燥烈也月令仲秋之月盲風至注盲風疾風也朱子集傳亦曰發發疾貌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指夏八月也然則此詩之秋冬亦周時也臣工之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

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按張氏以寧云蔡氏書傳引此以為牟麥將戮其為季春可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即七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於上帝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

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為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云者未為而預言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為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為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吕覽皆為藉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為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藉田而戒農官也麥為五穀之中續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

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為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而此詩為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愚謂張氏之說當

矣然詩人之辭引物連類不同記事如豳風之詩兼用夏月周月而又或引楚辭攝提貞於孟陬悲哉秋之為氣以證夏正者亦何足辨哉家氏曰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指夏時而言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令之季冬也若以為周正十二月令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命婦始蠶夏仲春也若以為周之仲春令十二

月而可蠶乎天官正月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者亦夏正正月也而傳乃以為周正建子月此一時而從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正月布治者亦夏正月也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用夏正者也按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及出火納火諸事皆用夏正者周禮有正月正歲若此類皆所謂正歲者也禮記月令皆用夏正亦周禮正歲之義是以朱子有云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蓋此正可以證周正之實不可舉以為

夏正之驗也家氏曰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一節乃漢儒記禮者傳聞之誤古有冬日至夏日至者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也今指周正建子為春為正是春而日至也其可乎又指周正建午為秋為七月是秋而日至也其可乎二至既舛二分亦隨之而舛必將以夏正十二月半為春分六月半為秋分陰陽可得中乎寒暑可得平乎按家氏此論則是自攻其說矣獻子言正月日

至不言十一月日至言七月日至不言五月日至家氏明知其説之非是而雜記之言不易叛也故移其咎於漢儒記禮者適足以彰其陋而已矣至於分至啓閉則周禮正歲之説禮記月令之文可以得其義也而豈慮其武舛乎按趙氏汸云傳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

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趙氏之説得其義矣家氏曰汲冢書周月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謁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以卯月為孟夏安有麥可嘗乎按汲冢書雖不可為據依然明言周家作正以垂三統而家氏則以為周不攺時月明言敬授人時廵狩烝享猶自

夏時而家氏則凡若此類輒據以為夏正之證何其說之自相矛盾耶至成王即位四年初謁宗廟事不見於經傳嘗麥之解不足深論也家氏曰又如魯論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為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意猶凛既非春服可成之候其浴其風皆不當在此時則此暮春非夏時而何按此乃一時問對之語記者筆之於書當時文章論議民俗話言風謠傳播猶多因夏正如今人稱官爵州郡猶承用古時名目者然未

可執是以為確證也家氏曰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者本言修治橋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傳者引夏令為證則非本旨按朱子集注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而家氏强為之辭其悖甚矣家氏曰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天時立義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胡文定祖述其說一以夏時周月為斷時夏時則

寅卯辰為春月周月則子為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為謀夫子春王正月之意果若是乎嘗竊觀程子之意似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見行夏時之意但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月僅著其時而春秋因之耳聖人之意正謂周家以建子為歲首降而至於衰世王正不修歷紀廢壞民聽惶惑有以冬為春以春為夏者如絳縣之年號童之謡百姓於二代之正莫知所從故修春

秋行夏時以正之今以為夫子冠以夏時猶存正月宜
不然與按趙氏汸云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
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
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説春秋葢昉於此然何氏固
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周不當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
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
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説所從出
也家氏亦知夏時冠月之非而特以其言出於程子之

門不敢直斥之而欲為之委曲回護其說益支離而難通矣家氏曰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為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為長歴以從左傳之謬而歴法有未易知者故依違而不敢議而不知歴務遷就以求其合改易閏餘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每為之遁辭曰此經誤也此歴誤也按漢書律歴志援據三統歴春秋歴殷歴而具言冬至也在周正月丁巳朔旦漢書豈皆遷就以求合者乎今謂杜氏撰長歴以

求附會左氏若三統歷春秋歷殷歷亦漢人偽造以附會漢書者乎唐人大衍歷春秋冬至亦在正月豈唐人亦附會長歷者乎至又訾長歷置閏不合古術家氏亦未嘗知歷者則亦臆説而已矣家氏曰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説每雜引周夏正以揆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為説以通之隱三年左傳云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其為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為周之四月以此秋為周之夏

按杜氏謂芟踐之或曰因圍牧用耳理當然也家氏曰晉伐虢圍上陽問之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謡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謡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家以建子為正月卜偃何為以十二月為夏正之十月乎按卜偃之語亦言天者以夏正之義也何足辨鄭家氏曰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

考之定爲七十三歲老人葢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
建寅之正月朔是襄公二十九年夏正十二月爲二萬
六千六百六十日爲歲七十三藉令老人隱者誤舉夏
正師曠士文伯博極精諳不當與之俱誤周家以建子
爲正而二子以夏正計老人始生之歲必無是也按張
氏以寧云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又云人習見夏時之久與人話
言不舉夏正以明之則無以見是月之爲周正也家氏

曰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之禮故經以是為譏爾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乃夏正之六月奚疑杜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說乃曰以長歷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歷法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辭非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本意按長歷以為置閏失所此或當然若謂此借歷法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辭夫

歴法家氏所不知而世之知之者多矣杜氏豈敢以此欺天下後世之人哉家氏曰又如城築興作之事左氏一以周正為斷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昬正為興作之候者傳例也以周正而言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時北方七星何由昬正而左氏乃以城平陽為得時而書則十月乃夏正而非周正亦明矣按城平陽書時者經實不書月左傳必當有考耳今以蒙上十月之文而責之非矣家氏曰請即經之正文而槩論

之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常事不書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之不以時穀梁子似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説其言曰烝冬事也而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周官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為建子月其可哉周禮仲冬固是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田維其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冬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

春秋正月為周正建子月謂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書若然則春秋夏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正月之烝既得其時又何以書為哉按桓八年正月己卯烝陸氏淳云公羊曰譏亟也啖子曰此書之以彰下文爾非譏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子曰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啖說是也孫氏覺云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烝

之時也得時而祭又書之者為夏五月烝張本也不書正月之烝無以見又烝之失故先書之以示其數程子云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又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書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瀆亂甚矣黄氏仲炎云烝用建亥之月故傳曰閉蟄而烝今烝用建子不及時矣不及時則為怠正月己卯烝是也亟舉則為黷夏五月丁丑烝是也趙氏汸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愚謂胡氏傳言穀梁

以為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烝為是

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胡

氏此論最明又合諸說觀之家氏之非自見矣家氏曰

桓十四年辛未御廩災乙亥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

書此所以書為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所以譏爾御廩者

粢盛之所藏令而告災不知戒懼且不易粢盛而嘗春

秋是以譏公穀二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

月乃周正之八月周正之八月乃夏正之六月六月而

嘗不時所以書失春秋繼災書嘗示警之意矣夫烝之不時者以為時嘗之時者以為不時不過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而非夫子平日行夏時志也按譏不時非獨孫氏胡氏說也孫氏覺云春秋之八月夏時之六月而嘗不時也御廩災而嘗不時且不敬也葉氏夢得云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張氏洽云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趙氏鵬飛云六月稼未登場安得新

而嘗之以陳為新非所謂嘗也故書之著不時而黍先
典也觀此知家氏謂此八月為夏正之八月者非矣家
氏曰且以春秋所書寒暑災變而言於夏時大槩可通
其不可通者小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
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
為異按公羊云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氏云三月夏
之正月雨當冰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
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范氏曰劉向謂雷未

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孫氏復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未當大雨震電既大雨震電又不當大雨雪甚哉八月之間天變若此也孫氏覺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陽氣尚微雷未當出電未當見既已雷電則雪不當降大者非常之辭春秋常事不書大惟非常則加大以別之程子云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

雹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葉氏夢得云大雨震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未雨雨水而大雨雷未發聲而震電又云大雨雪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也趙氏鵬飛云陽極而大震電陰極而大雨雪大雨必於夏大雪必於冬陰陽之運然也今於正月而兼冬夏之雹雪天變甚矣黄氏仲炎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陽氣未力而震電若盛陽之月雷雨既動而雨雪若凝陰之時況大而非常則陰陽之錯繆甚

矣汪氏克寛云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未必書矣愚謂家氏以為震電非異謂夏正三月也震電而雪所以為異謂三月無雪也且家氏不閏三月雪乎陋可知矣家氏曰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以大字記是冬寒氣大盛屢雪之為災耳若以此冬為八月九月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三月之雨雪乎按葉氏夢得云大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建戌建亥之月書不時也趙氏

鵬飛云周之冬夏之秋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謂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苟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也黄氏仲炎云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獨桓八年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俞氏臯云春秋之冬今之秋八月九月冬十月也此亦紀其非常故書家氏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豈十月而猶可謂餘暑未艾乎亦不思之甚矣家氏曰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

不殺草李梅實嚴霜不殺草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為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不盡殺猶或有之春秋何以遽書為災乎竊詳經文十二月乙巳公薨之下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於歲終併書一冬之異非專為此月書也杜氏以具長厯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為舊史記録之誤春秋因之九月之霜不能殺草猶未足為異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之冬何疑按孔氏頴達云隕

霜不殺草李梅實此在十二月下杜以長歷校之乙已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為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為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為災也何氏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旱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孫氏覺云春秋之十二月夏時之十月也十月隕霜而草不死李梅實皆異之大者也春秋

之法為災而及於死民物者則書為異而反常者則書十月之霜草當殺而不殺十月之李梅不當實而反實天地陰陽之義非常可怪者也趙氏鵬飛云詩曰九月肅霜況十月乎宜霜威之動而無草不黄也今隕霜不殺草異之大者霜不殺草猶姦宄之不誅暴亂之不戢天之垂戒顯矣黄氏仲炎云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

而殺菽亦異也夫杜氏以十二月為今之九月家氏疑之矣其以為十月者則諸家之説也十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豈得不為異乎以杜氏之未可從而盡黜諸家之説家氏之説可為篤論與家氏曰書無冰而皆在春以冰政不舉而書耳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與之略同春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三月

書無冰皆為冰政不舉書以譏之耳按桓十四年春正
月無冰何氏云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
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穀梁云無冰時
燠也范氏云皆君不明去就政治紓緩之所致五行傳
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孫氏覺云春
秋之春夏時之冬也冬而無冰則為陽氣不閟而陰氣
不凝也張氏洽云常燠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乃周正建
丑之月固陰沍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趙氏

鵬飛云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凌人斬冰而藏之時而無冰焉則無以備暑矣非徒無以備暑而獻羔開冰何以薦寢廟外內饔何以供氷鑑賓客何以供膳羞夏無以頒秋無以刷其為闕禮大矣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君政逸豫則恒燠應之春秋之君勤於政者固無有也則無冰乃恒燠之應與俞氏皋云此亦見是周月紀事若夏正月則東風解凍宜無冰也汪氏克寬云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

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茍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弍藏冰無冰而書無弍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趙氏汸云無冰不月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春夏之冬也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杜氏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孔氏云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冰則是竟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何氏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

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如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
矣孫氏復云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温也書曰
僭常暘若無冰常暘之應也襄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榖
梁云時燠也胡氏安國云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
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俞氏臯云冬温也李氏廉云此
條注杜氏明以建子為春矣諸家之說無冰彰彰如此
而家氏但以冰政不舉四字了之夫冰政何以不舉乎
所不舉者何政乎家氏卒不能置一辭也其陋甚矣夫

家氏亦知詩有一之日二之日使周不改月緣何有此名目乎家氏曰書螽有在夏秋者為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則以陽氣不斂蟄出為災耳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冬又書螽皆記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為異大矣左傳乃託夫子答季孫之語歸過於司厯之失閏春秋為記異而書豈為厯乎按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杜氏云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厯誤一月九

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何氏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孫氏復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為異之甚蘇氏轍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有螽蓋失閏也故季孫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趙氏鵬飛云春秋書螽者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固以為災矣然未若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於閉蟄之後閉蟄之後穀既登場螽固不能為害然其異亦甚矣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蟲不藏孟

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則常燠之證也燠而蟄振猶有然也燠而螽生是謂災異兩興也聖人可不志之哉黄氏震云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矣十有三年十有二月螽杜氏云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絶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

無為秦所滅燔書道絶張氏洽引許氏云𨦟每在十二
月傳以為司歷之過此歷不時不革之敝與愚嘗謂蝗
蝻之生雖今之冬亦有之杜氏謂歷之失閏盖本夫子
答季孫之言而逆推之以知歷之果失也亦非避冬無
𨦟生之理而託閏以文左氏之非也家氏於此過求之
以證其夏正之説至謂春秋豈為歷乎云云者文義並
難通矣家氏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者謂周七月
為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為災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

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令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也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歳終計公私所儲蓄而言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際乎此春秋所書寒暑災變合於夏時者也外是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要以不害於大體之合按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公羊傳云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杜氏云

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孔氏云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别者公羊傳曰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别也且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孫氏復云水不潤下麥與禾黍之苗同時而死故曰無麥苗劉氏敞云曷為先言麥而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孫氏覺云春秋之秋夏時之夏麥已大成而禾

苗方盛大水之災而麥也苗也皆無也災之甚者故書之二十八年麥苗之無經書之曰大大者非常之辭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麥禾之無書之於一歲之卒歲凶而至於冬一國之内舉無收也葢大無焉不得但曰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於冬見歲凶也春秋一字聖人必盡心無苟然者蘇氏轍云是時麥熟五稼苗而未秀皆為水所害也葉氏夢得云秋夏之建

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稻苗而後秀秀而後實趙氏鵬飛云周之秋夏之五月五月麥將實而大水焉爲水所厭而不實故先書大水繼書無麥苗以見災五月麥未登場不可舉其實故曰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徒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既登場圃矣故明舉其實此則麥未實爲水所盡耳何疑云莊二

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杜氏云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家氏之說實本杜氏而與莊七年無麥苗並書欲以援證夏時其義亦不倫矣家氏所言春秋寒暑災變自以為合於夏時而又謂外是亦有一二之疑可以義例而通夫家氏之所不疑者學者之所疑而取信於先儒者也一二之疑者乃學者之無可疑而家氏之所終不能解者也宜乎以其披猖悠謬之言誣聖經而惑後世也吾不能不與之辨

午亭文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舉人臣沙重輪

午亭文編卷二十四

大學士陳廷敬撰

襍著

困學緒言如干則 有叙

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又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自孔子以來世無孔子矣既不當在弟子之列而學者又不可無師則是雖不必孔子焉可也孔子之

言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予生也其地則唐虞夏之故都而近聖人之居者也由漢唐及宋明名世代興賢人君子未易悉數其有能明孔子之道如龍門河汾涑水三數公者尤彰彰顯著焉河津薛子起而振理學之傳繼河汾之業庶幾乎可進於孔子者也予童稚之年即知嚮慕今老矣言行之尤悔叢生動與時違心焉乖忤殆所謂困而不學者與竊不度其愚陋做中說讀書録之義記數則以寄其志之所存非敢以為學也然曰困

學緒言者猶將引而伸之以畢其志焉惜乎其老也
徹塵六合一息千古正謂徹塵一息具有元亨利貞之
理
率性為道道不可離即此已見性善矣如使性而惡也
有善有惡也則亦何為須臾不離此性而惡者及有善
而又有所謂惡者哉故觀乎此而紛紛之說其為謬妄
益信矣
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

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

無極而太極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無方無體無極也神也易也太極也

無極而太極與性善之旨同功賢哉周子弗可及已

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即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絶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

兩字之功也

性善兩字體貼在心上大有功效

善乎二程子之遺書也吾誦之得吾心焉由是以求孔子之道不遠矣

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有害于仁所以不處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無害于仁所以不去處不以其道得之之富貴去不以其道得之之貧賤是去仁也君子去仁何以謂之君子所以然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何有於

富貴貧賤哉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貪生怖死恒人常情人能盡其道而死者鮮矣故委心任化達人之情盡性至命聖人之學

揚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程子曰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為儒然則儒之所貴可知矣豈天文地理之謂哉世之惟務從事於此者諒矣

誠無不動實理如此亦有不然者時之為也故泰之時

為君子易爲小人難而否之時爲小人易爲君子難

敬則可至於誠誠則無有不敬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感非有二也寂之時無感不足以爲天下之大本感之時無寂不足以爲天下之達道

人心中有一物則滯於物而不能物物知志於道而不能一者有物焉以二之也然真能志於道者尚不知道之爲道而又何有於物哉

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

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

安定不擾求仁之方

薛子讀書録言其心之所得以備不思而遺忘非如今之言道者竊道之似以成其説也

信非誠也而惟誠為能信愛非仁也而惟仁為能愛

身即誠也誠即身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至誠而動者其常不動者其變要之不動猶是誠未至也

二禮必求聖人之意

學貴立志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去孔子志學之年幾何年矣能不惕然懼耶

程子曰便儇佼厲之人去道遠而吾知其免夫與其言而不行寧行而不言

為學不得厭動喜靜酬酢萬變正以驗吾功力之淺深

程子曰孜孜而為善者當其接物之際也未與物接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善也此内外交養之道也

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謔浪笑傲為能便辟儇巧為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則可死不聞道直是死不得也故不聞道而生罔之生也不聞道而死桎梏死者也

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不過得其本心而已

王荆公與明道論新法公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箕踞大言梟韓琦富弼之首則新法行矣出邵氏聞見録雱雖愚騃豈其無此事是以君子惡下流也

王介甫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程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安石解經如此悖謬其敗人國事宜哉

理氣猶形影不相離惟有形而後有影未有有形而無

影者也然無形則無影矣

凡事之難當盡其道處之不得有已有已則自私自私則用智愈覺其難矣故凡未盡其道者皆有已者也

凡事最忌急迫急迫皆有已之見存也

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

易言而受責其為益多矣思而改之可也逆而報之大不可也

小人者賢者恨之聖人憐之是聖與賢之别也

盜胎奪陰之說雖不可謂其必無要非吾道之所貴也

忘與助長其失則均正所謂中庸不可能也

觀天則知人矣觀天之理則知人之心矣聖人學天學聖人者學天而已矣

天動也人亦動也天無言人有言言以天而不以人由天之動也

喜怒在事物而不在吾心喜怒其事物者誠也喜怒其

心者妄也喜怒其事物者君子喜怒其心者小人

古者養老之理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蓋其誠意周至如此老者安之聖人之志也大夫七十致其事亦是此意

窒慾莫要於思

人心不能無思讀義理之書所以善其思而養其心也若陷溺於詞章之學其思既亂其心甚危有志於道者可勿戒諸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真積力久自然有得發而為言辭自當中理而無鄙倍之虞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學未至而汲汲於為文正如小兒學語雖道得一兩句亦不得通貫曉暢也

必勿忘即必有事勿助長即勿正曰必有事則此段尤重

令且須知必有事是何物事然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有下手用功處是以學問思辨居其四篤行居其一則

豈獨行之為難哉

此道正如人之於飲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其事最平常其理最切要今人只作一件竒特高逺事看了莫肯尋向上去偶見學者從事於此即自恥其不能指目為立異可歎也

凡心之所思四肢百骸之所職視聽言動之所以然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其為天非人之所能為者則何可不敬以守之愛之護之珍之惜之以無失其正耶

明道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心之於道猶腹之於飲食飲食之至於腹不假安排布置而自能疏貫流通道之體於心亦豈待造作矯揉而後能神明變化耶

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

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為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盖以是為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為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

子弟輕儁古人之所憂而今人之所喜可以觀世矣

毋意必固我天心也聖人之心與天心合一惟孔子絶此四者顔子三月不違餘子日月而至學豈易言哉

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自子思孟子

以來無人見及此惟程子云天人本無間斷語義約而能盡此皆學者切要入德功夫極其至雖聖人莫能外焉

西銘天地之塞塞字尤難下與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別孟子言直養之氣橫渠言天地之氣故此塞字尤是奇妙學者明得此一字其於入德之功亦思過半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西銘從此義得來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

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横渠此語正接引學者苦心且如吾人今日亦各有病源知之亦各明了直是無好方藥治療好方藥亦不難得只畏苦口不肯喫却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是也

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為君子不為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媿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

人自之也既媿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媿其不為君子則必不至於為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為小人慕為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

氣一也而有直養之氣有助長之氣與天地相似所謂直養也毫髮不與天地相似則助長而已矣故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此義最當熟玩

直養便自得助長則索然非徒索然所謂盡心力而為

之後必有災者也

食指動則嘗異味吾嘗驗之矣可見飲啄皆前定況其大者乎葢人之吉凶禍福往往動乎四體雖事物之至微亦莫不有其感召之理是以君子日兢兢於修避之道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惟風雷有聲然雷在天風行地則是在天者止有雷一物有聲而已陰陽搏擊其為聲也有時而然其餘則默默然都無聲臭之可言矣人能

靜觀此理久而不息便與天地同體

人見天之為靜而不見天之為動也日月動者也人知天之為動而不知天之為靜也無聲無臭靜者也

一草木之理皆可體會於吾身況天地之大乎人生於天地而不能與天地相似是自絕其所生也

作聖之功莫如睿求睿之道莫如思

程子說經平易盡理而止學者沉潛反復自能義味融洽有悅心之益今人雖鉤深索遠牽引附合於聖人之

經毫髮無補蓋程子解經是以心之所得者筆之於書故與聖人之心若合符節令人直是生硬强解先已失其本心更何能使人讀之而自得其心乎

程子解經筆筆有生意且如文章雖非學者切緊事亦有有生意者韓退之之文是也其餘作者則不能及矣

吾於程子之解經亦不敢不云爾也

向來病痛只是言語不慎以言乎存養難矣可勿戒諸言語當快意時截然而止勇之端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是徹上徹下工夫

伊川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人心常要活此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義

多言多悔而凶吝隨之至於吉一而已往往生於不得已而有言故凡可已而不已皆多言也是以君子常貴簡默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同是一義學者於慎獨求之當自得矣

學者變化氣質最難固是要讀書養氣也須更歷事務且如孟子云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可見不易其言者須從有責後始知悔改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也

羣居見人擾擾已心能不動此處正驗學力未能至此切須加勉强之功

一日之間於言語應接不失其道而中心浩然有所得者學之驗也

舍己從人惟無我者能之有我起於自私伊川曰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聖人之於事物非無喜怒也可喜可怒在事物故心無喜怒也

伊川曰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又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為學

但令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邉自輕由二先生之言觀之科舉與為學截然二事令人直以科舉為學豈不大錯

役役於富貴利欲者盖惟此之為樂而不復知有義理之可樂也誠知有義理之可樂而實從事焉則必有朝聞夕死之意有不暇於富貴利欲者矣彼役役於富貴利欲之中而忽焉以死者恥孰甚焉

無聲無臭兩個無字緊對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個有字非二無無以為天下之大本非五有無以為天下之達道

心易動者理不明也亦氣不足也故窮理至焉養氣次焉

天以仁愛為心具生斯人也非故欲其煩苦艱難也葢必有易簡可樂之道焉人則不能而自陷於煩苦艱難之域乃厚誣天曰天實為之其亦大悖矣乎

韓非任法其言悖理害道者多矣至有曰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又曰仁義惠愛不足用嚴刑重罰可以治國尤悖妄之甚

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為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

讀書有欲速之心便已生病更讀甚書也朱子言看書先須刷洗淨那心有味哉又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說可通乎讀書之法

焦贛易林言吉凶與聖經絕相悖盭術數之學謬妄乖離之尤可鄙者沙隨程氏偶有驗乃神奇其書以為與左氏傳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為天王之語相類今考其言多俚諺如程氏所稱亦未之能及也

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常愧此四字此即萬物一體之意學者當常存此心不特居官臨民宜然

明道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人以料事為明其闇塞可知矣

南豐曾氏思政堂記有曰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朱子註為政以德正與此合

好辯固不得已然學者須有近理著已工夫若一向闢緇黄斥異學雖其論議明快俊爽而不問其實踐力行自得乎己者何在則亦徒託之空言而已矣人見其空言也並其說之可信者而亦有疑焉此其於吾道不惟無益而反滋害也

孔子生七十三年耳做得千萬年事業

知妨賢病國之罪大則知薦賢爲國之功鉅矣

氣質未變雖說得天花亂墜只是利口是以曾子告孟

敬子以動容貌為第一件事

立言以明道而顓務責人終是涵養處少其害於心者已大矣又何能感動得人也

先儒語錄如文清讀書錄之類多是言其心中所得故其自叙云以備不思而遺忘蓋其為己之學絕不見責人處也其氣象自能動人所以有功於世

當戰國時闢楊墨亦不止孟子觀孟子言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云云則可見矣然而後世獨知有孟子

者不惟以其闢楊墨以其有所以為孟子者在也其諸與楊墨辯者以其專務闢之而不知所以自治所謂能言而不能行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之人者也是亦楊墨之徒而已烏足道哉

傳稱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

禮也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愚謂侏儒雖賤一民物也不教而誅雖不孝者聖人猶且不忍況侏儒有所受之彼無知者何罪焉故斬侏儒之事愚嘗疑其無也或曰方是時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刼公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公合好而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於是齊侯心怍麾而避之齊將刦公斬一侏儒以懼齊而全公奚不可也雖然士兵之正也兩君合好而斬其俳優恐不足服齊之心而實以速公之刦聖人不爲是險道也殺一不辜得天下且弗為又況險道乎故侏儒之事益傳之者過也聖人仁至義盡其行事之傳於萬世者務得其實是尤學者之所宜盡心焉爾

孟僖子將死語其大夫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其後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嗚呼僖子

之賢視列國君臣逺矣考其時魯昭公七年孔子年十有七歲子雖嘗自言我非生知信而好古然而天縱至聖學為人師自少之時已然不得以年歲限也後之鄙生小儒已學未成遑遑於樹立壇坫號名生徒輒以師道自居者亦聖人之罪人矣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予嘗以此釋一以貫之文清已有此言

君子以身言小人以舌言故欲知其人觀其行而已言

未可信也

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食曲肱樂在其中顔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

徇欲最苦循理最樂捨樂就苦是誠何心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每體認此理

立言無和平感人之意即明快後與於己德所損已不

少筆之於書亦然

君子以身言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小人以舌言所謂的

然而日亡也

懲忿窒慾是大關鍵

薛敬軒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

矣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文

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二子之言既可信不誣學者宜知所決擇矣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莫大乎立志

先儒謂孔顏自有其樂不因疏食曲肱簞瓢陋巷而後樂此論最是的當愚以謂大聖賢處富貴貧賤一以視之若常人處富貴而淫處貧賤而憂者固不足道矣然

常見膏粱華寢之人所憂有甚於蓬茅藜藿之士是則疏食飲水陋巷簞瓢固亦自有樂在爾

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直是大舜好問好察之心

傳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皆不謂之好學好學獨稱顔子然則六藝不足以盡學而學自有其重且要者捨其重且要而沾沾焉從事於其末者謂之不學可也

吾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天地之量
曾子敝衣耕於野魯公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
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
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
屈按曾子此言即孔子疏食飲水顏子簞瓢陋巷之意
齊欲聘曾子為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
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凡為人子者不可不
思此言

曽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以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是與人之法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想其風操

曽子居衛緼袍無裘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其後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曽子皆辭不就是處貧賤去富貴之法也

曽子易簀只是求心所安

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可見聖賢生平只是求箇正而已矣

啓手啓足之時曾子亦自謂今而後吾知免夫及乎簀之未易則曾子之意猶以為未得乎正也可見聖賢生平自少至老自始至終無時不以寡過為事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易簀一事想見生平全副力量

子思有言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今之富

貴反是

子思緼袍無裏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妄與不若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聖賢辭與之義如此

天命謂性上天之載兩天字首尾呼應程子所謂中庸首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此也

程子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朱子言收斂此心不容一

物乃是用功此本體功夫合一之至論

文清謂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愚謂孟子之不動心即孔子所謂仁者不憂

孔子不尤公伯寮孟子不尤臧倉伊川不尤邢恕其意皆同

周子太極其本主於靜而喫緊處全在修吉悖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君子而不吉者有矣未有小人而

不凶者也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物既盈而游散理之自然無可疑者況敢從而戕伐之乎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統論此理辨明性道教三個字使天下萬世人不為異端所惑以致走差了路頭此三句子思一生大本領聖學大源頭故首揭以示人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

也是指點人下手做工夫處既有此段工夫所以養成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便是天命之謂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便是率性之
謂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修道之謂教首
尾相應脉絡分明學者默識而從事焉盡性達天之學
具於是矣

曹月川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盖謂無形象無聲
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别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

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解無極而太極可謂言近指遠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此數言括盡太極圖之妙朱子所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本皆不外乎此心者是也

明道先生薦賢數十人而以横渠伊川爲首不以父表弟與弟之嫌所謂内舉不避親也

處富貴貧賤則不憚竭心力以趨避之至於死生之際則委之曰有命焉蓋不盡其道而死者衆矣豈富貴貧賤獨無命而可以人力營之死生則不盡其道而可以委之於命乎故能盡處富貴貧賤之道斯能盡生死之道矣

伊川初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以孔文仲詆毁差管

勾西京國子監丁大中公憂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再辭董逌言怨望輕躁改授管勾崇福宫以疾辭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尋送涪州編管徽宗即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尋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已而言者論其本以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討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後復宣義郎

致仕而終伊川生平出處進退如此彼孔文仲董遐之徒無足論矣而當其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宋之為宋竟何如也後世可以鑒矣

伊川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今人纔學執筆為文便思著述其書之不足信者無論矣果有可信者亦未必其躬行心得發而為言者也天下後世之人不可欺則亦終歸於不足信而已矣至於不足信而害吾

道也滋甚葢將並其當信者而疑之甚矣多言之害道也

伊川言心即理也晦菴謂與横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愚按伊川横渠皆是指道心而言横渠言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愚謂此即神無方而易無體也

程子拈出敬之一字示人即中庸戒慎恐懼四字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此二句括盡古今聖

學大源頭入德之門體道之極功悉在是矣

敬即戒慎恐懼而戒慎恐懼四字更痛切

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葢有戒慎恐懼工夫故有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學相傳正脉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葢有物謂敬也敬即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

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静且不可况動乎故合動静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

戒慎恐懼只是率性

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率性有樂天知命意在

戒慎恐懼所以樂天知命也

薛敬軒以復性為宗復性二字亦是統論話頭未若守

思言率性較真切

敬軒能率性者故修己教人以復性為說

世多論白沙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致虛所以立本謂為禪學夫白沙之禪學初不自諱也其詩曰無奈華胥留不得起憑香几讀楞嚴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葢其不自諱如此初何嘗似王陽明支吾閃爍欲葢而彌彰耶然陽明猶知釋子之所謂道必不容於吾儒之道故文其說而陰用

其實若白沙者則並不知釋之不可容於儒故其沾沾自喜者正在此也

無所為而為大人之學也美哉言乎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

伊川涪州之行答門人云族子至愚不足較故人情厚不敢疑常誦斯言省却多少怨尤此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

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何堪數悔故

曰再思曰不貳過

陰陽五行非太極無以為化生之本道家之說只是在陰陽五行上用功所以愈勞愈遠周子創無極而太極之論直是使人窮陰陽五行之根柢學者誠於此而盡心焉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益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以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

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往而不浩浩哉

處常人得意時無得意之為故能處英雄失意時無失意之態

富貴貧賤視之如一

讀書養氣不得分為二事

天積氣地積塊就其已成者而言也氣塊既成之後若不積則不能恒久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天地

之道貞觀者也

列子之言有巧而不傷理奇而能正者賢者有取焉其言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而過其術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教之不瞬歸而偃卧其妻之機下目承牽梃二年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飛衛曰未也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昌懸虱於牖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三年如車輪焉乃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衛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飛衛之矢先窮

昌遺一矢既發飛衞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紫陽知其寓言也曰用心專一不知有他要當如此所見方精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夫曲伎異端之學其精專有如此者而吾儒之學反文具視之欲其有所至也不亦難乎

黄文獻公跋程敬叔進學工程有言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末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觀公此論則後生小子記誦辭章固

亦不可廢也今未嘗不以德業相勉其進修者果何如耶而所謂記誦辭章又果能用其力否耶夫學以孔子為歸孔子之德業窮天地亘古今一人而已而猶日好古敏求修辭立誠若後生小子借口進修一槩束書不觀則是詩書不必删定韋編不必三絶矣盖詩書之删定韋編之三絶正所謂進德修業也後生小子尚勉之哉予老矣何足以知此

午亭文編卷二十四